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宋紀七

起疆圉大淵獻盡上章攝提格凡四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

元嘉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 魏吐京胡及山胡

曹僕渾等反二月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 癸

未魏主如中山

魏師之克敦煌也

敦煌當作姑臧事見一百二十三卷

十六 沮渠牧犍使人所開府庫沮子余翻取金玉及寶

器因不復閉復扶又翻下同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

索山客翻下同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藏祖浪翻且言牧犍

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况復姊妹皆學左

道謂學曇無識之術也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

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祖降亦見十六

年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

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諡曰哀王 魏人徙定州丁零三

千家於平城

六月魏西征諸將

西征謂討蓋吳之將也將即亮翻

扶

風公處真等八人

處昌呂翻

坐盜沒軍資及虜掠賊各千萬

計並斬之

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

元嘉七年鑄四銖錢

見一百二十一卷

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

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

夏戶雅翻

右僕射何尚

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

估音古

事存交易豈假

多鑄數少則幣重

少詩治翻下同

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

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

復扶翻

若今制遂行

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

上卒從義恭議

卒子恤
翻下同

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

文王義季卒義季自彭城王義康之貶

義康貶見一百
二十三卷十七

年遂縱酒不事事帝以書誚責且戒之

誚才
笑翻

義季猶酣

飲自若以至成疾而終

魏樂安宣王範卒

冬十月

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

胡藩
家于

豫章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

歸過豫章擊斬之

過工
禾翻

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渾為汝

陰王 十二月魏晉王伏羅卒

考異曰宋索虜傳曰蘇為疾雷所

擊屠蘇倒見璧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獨不悲盡怒賜死此出于傳聞今從後魏書

楊文德據

葭蘆城

水經注羌水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北去仇池五百餘里又東逕葭蘆城西招

誘氏羌武都等五郡氏皆附之

魏取仇池置武都天水漢陽武階仇池五郡誘

酉音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

將即

亮翻帥讀曰率

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

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初保宗將叛

保宗叛魏見上卷二十年

公主勸之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

事成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死楊文

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

宗免削之也

二月癸卯魏主如定

州罷塞圍役者

築塞圍見上卷二十三年

遂如上黨誅潞縣叛民二

千餘家徙河西離石民五千餘家于平城

河西當作西河

閏

月己酉帝大蒐于宣武場

建康做洛都之制築宣武場於臺城北

初劉

湛既誅

湛誅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

庾炳之遂見寵任累遷吏部尚

書勢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彊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

詈賓客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

選須絹翻好呼炳
報翻惡鳥路翻

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

高書令史掌省中文
案不當宿尚書私家

為有司

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之短

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勾選用不平不可一

二

言其罪不可
一二數也

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

曄所少賊一事耳

言所少者唯不至如范
曄作賊一事少詩治翻

縱不加罪故

宜出之上欲以炳之為丹楊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負恩

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

復扶又翻引用詩赫赫尹以
諭京尹然詩所謂師尹者乃太

氏也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

為治漢宣帝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治直吏翻臣昔啟范曄事見一百

二十三年亦懼犯顏苟白愚懷九死不悔言苟愚懷所欲吐者雖冒

九死猶將言之而不悔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藉秦昔翻

萬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

之為丹陽尹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

魏人南寇水行自清入泗陸行自歷城瑕丘皆湊彭城故云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

事夏四月乙卯以武陵王駿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五月甲戌魏以交趾公韓拔為鄯善王

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出大汗

氏改為韓氏鄯上扇翻

鎮鄯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

當兩大錢

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已卯罷之

六月丙寅荊州

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

辛酉魏主如廣德宮

魏主

起殿於陰山比殿成而楊難當來朝因命曰廣德宮

秋八月甲子封皇子或為

淮陽王

或於六翻

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

據北史般悅當

作悅般般音鉢

遣使詣魏

使疏吏翻

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

之中外戒嚴

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為左

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為吏部尚書 丙戌魏主如陰

山 魏成周公萬度歸擊焉者大破之焉者王鳩尸卑

那奔龜茲

龜茲音丘慈

魏主詔唐和與前部王車伊洛帥所

部兵會度歸討西域

車伊洛車師大帥也世附於魏魏封為前部王帥讀曰率

和說

降柳驢等六城

說輸芮翻

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 冬十月

辛丑魏弘農昭王奚斤卒子它觀襲魏主曰斤闕西之

敗

事見一百二十一卷五年

罪固當死朕以斤佐命先朝

朝直遙翻

復其

爵邑使得終天年君臣之分亦足矣

分扶問翻

乃降它觀爵

為公 癸亥魏大赦 十二月魏萬度歸自焉耆西討

龜茲留唐和鎮焉耆柳驢戍主乙直伽謀叛伽求和擊

斬之由是諸胡咸服西域復平復扶又翻魏太子朝于

行宮陰山行宮也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即漢武帝所築受降城降

戶江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還從宣翻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群臣於漠南甲戌復

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羯居魏

主與太子出涿邪山邪讀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

懼遠遁

處昌呂翻可從
刊入聲汗音寒

二月己亥上如丹徒謁京陵

三月丁巳大赦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以實京口

樂音洛

庚寅魏主還平城

夏五月壬午帝還建康

庚寅

魏主如陰山 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

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

守手又翻
好呼到翻

帝謂侍臣曰

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

漢霍去病茂句奴封
狼居胥禪于姑衍以

臨瀚海

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

曰檢玉岱宗

封泰山用玉檢

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

載子翻

上時掌翻

上悅淑耽之曾孫也

袁耽見晉成帝紀

秋七月辛未以廣

陵王誕為雍州刺史

雍於用翻

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

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

沈約曰晉孝武始于襄陽立雍州并

立僑郡縣至是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為雍州而僑郡縣猶寄寓在諸郡界

湘州入

臺租稅悉給襄陽

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

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內精兵圍

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

重直龍翻

掘其月翻塹七龍翻數所以那衆少而堅

少詩

疑大軍

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

重踰穹隆嶺逋遁那收其輜重

重直用翻

引軍還與魏主會

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

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

屏必鄧翻

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

城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

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二萬人討之

帥請曰率

八

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

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

乘高臨下矢石之勢所及過於平原相遇者故軍多

不利先
惡薦翻

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

重直
龍翻

不可與

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

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

所向奔潰

斬木登山八道並進蠻救首救尾之不暇故
震恐而奔潰若一道而進蠻聚兵據險拒戰

雖欲斬木而登山
庸可得乎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酉魏主如洛陽 沈慶之自冬至

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

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二萬五千餘戶

降下
江翻

幸諸山

大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擊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射而亦翻

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

史言

沈慶之又能持久以

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

梁川

梁川後魏天平二年置梁城郡於其地領參合旋鴻二縣

帝聞之勅淮泗諸郡

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

不明

鄭俱翻

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

將即亮翻奇寄翻考

異曰宋書是月辛丑南平王鐸進號西平辛巳索虜寇汝南按長歷二月壬辰朔十日辛丑二十日辛亥巳當

作南頓太守鄭琨

南頓縣本屬汝南晉惠帝分置南頓郡

潁川太守鄭道

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鐸鎮壽陽遣將軍

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

水經注汝水自汝南上蔡縣東逕懸瓠城

北今豫州刺史汝南郡治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懸瓠故以名城瓠戶故翻又

音乎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

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

射之

射而亦翻

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

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

堞達叶翻壞音怪

陳憲內設女牆外立

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

薄迫也輕七龍翻

憲督厲將

士苦戰

將即亮翻

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

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

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

屯汝陽

汝陽縣本屬汝南郡江左分立汝陽郡

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

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

間古莧翻使疏吏翻騎奇

寄翻下同

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

泰之

考異曰後魏紀作劉坦之今從宋書

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

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

田曹主營田集曹主安集流散

猶漢之安集掾也時駿為安北將軍謙之等皆府僚也

武陵左常侍杜幼文

晉制王國

置左右常侍各一人

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

將即亮翻

直趨汝陽

趨七

喻翻

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

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

重直用翻

魏人奔散諸生口

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繼

簡丑鄭翻

復引兵擊之

復扶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為魏人所殺

又翻

肇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

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

瓠

時南平王鐸領安蠻校尉以康祖為司馬

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

真將兵逆拒之

魏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任音士

質等擊斬乞地真

康祖道錫之從兄也

劉道錫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八年從才用翻

夏四月魏

主引兵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

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上方

輸作尚方也

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驤思將翻

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

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

復扶又翻誘音酉遺于季翻通使蓋

吳事見上卷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釧尺絹翻臂環也

是曹正欲譎誑取賂

譎古穴翻誑居

況翻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

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

復方日翻

我今來

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

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

攝收也言收江北守兵南度江

也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勅方鎮刺史守宰嚴

供帳之具

守式又翻帳當作張音竹亮翻

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

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

連馮弘高麗

事並見前蠕人充翻沮子余翻吐從暇入聲谷音浴麗力知翻

凡此數國

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

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

柔然多馬故言其有足

彼若不從

命來秋當復往取之

復扶又翻下復縱復非同

以彼無足故不先討

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為掘塹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

塹七
艷翻

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

翳於計
翻蔽也

言隱蔽其身而行也

彼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

委曲善問之

頃且
鄭翻

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

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

事見上卷
二十年

烏得與我

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

苻堅何時與彼交戰

觀此魏人猶有憚南兵之心蓋高祖之餘威而邊垂諸將猶為有人

也畫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

騎奇計翻
離力智翻

吳人

正有斫營伎

伎渠綺翻

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

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

有智策知今已殺盡

謂謝晦檀道濟輩

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

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

天竺國有婆羅門善呪術

當使鬼縛

以來耳侍中左衛將軍江湛遷吏部尚書湛性公廉

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主上所寵信時稱江徐魏司徒

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

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

朝直遙翻相息亮翻守式又翻

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

先徵之人謂湛雅李靈高允等

在

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

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

守手又翻治直之翻更工衡翻

浩固爭而遣之

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

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

以浩監祕書事

監工街翻

使與高允等共譔國記

譔離免翻譔述也

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郝標

郝丑之翻

性巧佞為浩所

寵信浩嘗註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

如浩之精微

馬融鄭玄王肅賈逵也

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註令

天下習業

令習肄浩所注經以為家業

并求勅浩註禮傳

傳直總翻

今後

生得觀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

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

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唯類

矣

唯才笑翻

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

據水經注

平城西郭外有郊壇

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

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

北人謂其先世從拓

跋氏來自北荒者惠於避翻

相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

使有司案浩及祕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有

寵於帝奉使并州

使疏吏翻

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高允

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

罪首實

首式赦翻

庶或見原

原赦也

不可重為欺罔也

重直用翻

中

書侍郎崔覽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

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

殺之

誘音酉見賢通翻

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

被皮義翻

太

子召允至東宮因留宿明旦與俱入朝

通朝直

至宮門謂

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曰

為何等事也

偽太子

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見帝言高允

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

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

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

摠謂

其大綱裁其可否也

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

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鄉

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勾其生耳

句古
大翻

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太子曰直

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於是召浩前臨

詰之

詰去
吉翻

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

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

見然後為詔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費

許費

翻觀

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

觸犯謂直書國惡不為尊者諱也

帝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

為于偽翻下欲為同

帝意解乃

曰無斯人當有數千口死矣六月己亥詔誅清河崔氏

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

東柳氏並夷其族

浩所連姻皆士望也非有憑附屬請之罪以浩故皆赤其族擇耦可不謹

哉餘皆止誅其身繫浩置檻內送城南

檻檻車也後魏刑人必於城南

立繫

翻衛士數十人搜其上

搜所鵬翻小便也

呼聲嗷嗷

嗷五翻

聞

於行路

問音

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它日太子

讓允曰人亦當知幾吾欲為卿脫死既開端緒而卿終

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

悸其李翻

允曰夫史者

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

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

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

大體未為多違

允言浩死非其罪

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

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

荷下可翻

違心苟免非臣所

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

恐負翟黑子故也初冀州刺史崔賸武城男崔模與浩

同宗而別族

賸士革翻別分也依宋祁國語補音彼列翻

浩常輕侮之由是

不睦及浩誅二家獨得免賸逞之子也

崔逞歸魏為太祖所殺

卒

丑魏主北巡陰山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

李孝伯病篤

魏北都尚書知北邊川郡

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

城可惜

李孝伯封宣城公

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

可哀孝伯順之從父弟也

李順亦為魏主所寵任得罪而死從才用翻

自浩

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 初車師大帥

車伊洛世服於魏

帥所類翻

魏拜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

伊洛將入朝沮渠無諱斷其路

沮渠無諱時屯高昌朝直遙翻斷丁管翻

伊

洛屢與無諱戰破之無諱卒

卒於元嘉二十一年

弟安周奪其子

乾壽兵伊洛遣人說乾壽乾壽遂帥其民五百餘家奔

魏

帥讀曰率

伊洛又說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下之皆送于

魏

說輸芮翻

伊洛西擊焉耆留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柔

然兵間道襲之

間古苑翻

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餘衆

保馬耆鎮

魏破馬耆以為鎮

遣使上書於魏主言為沮渠氏所

攻首尾八年

元嘉十九年無諱襲據高昌自此與車師相攻使疏吏翻

百姓飢窮無

以自存臣今棄國出奔得免者僅三分之一已至焉耆

東境乞垂賑救魏主詔開馬耆倉以賑之

賑諱忍翻

吐谷

渾王慕利延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雋

唐時吐蕃與雲南窺蜀即

此路也蓋自漢武帝開昆明之後後人遂通此路耳

音髓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上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

王玄謨等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

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

義之心不可

沮在呂翻

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

時東宮置兵與

羽林等故亦有步兵校尉南史曰高祖永初二年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

我步彼騎其

勢不敵

騎奇計翻

檀道濟再行無功

營陽王景平二年道濟出師元嘉七年至濟上

皆無功而還

到彥之失利而返

見一百二十一卷七年

今料王玄謨等

未踰兩將

將即亮翻

六軍之盛不過徃時恐重辱王師

重直用翻

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

動

謂彥之目疾大動也

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

舟北下礪礪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

易以
致翻

克此二城

館穀弔民

館穀就食敵
人所積之穀

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

比必
利翻

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

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

難乃
旦翻

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

當問奴織當訪婢

治直
之翻

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

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劬及護軍將軍蕭思話

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

好日久而彼志無厭

復扶又翻和好呼
到翻厭於鹽翻

誘我邊民

誘音
酉

今春南巡聊省我民

省悉并翻

驅之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

能至中山及桑乾川

乾音干

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

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

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

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

觀魏主與帝二書誠有憚江南之心大明以後北不

復憚南矣長知兩翻

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氈

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

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

謂攻懸奴不克而退也

獸心

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

比毗寐翻近也雍於用翻

歸訴困棘

棘急也

跂望綏拯

跂丘弭翻又去智翻舉踵而望脚跟不著地也

潛相糾結以候

王師芮芮亦遣間使

芮芮即蠕蠕南人語轉耳間古莧翻

遠輸誠款誓為

掎角

掎居蟻翻

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

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

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

帥讀曰率斌音彬

太子左衛率

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

率所律翻驍堅亮翻騎奇寄翻造七到翻

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鐸各勒所

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

汧苦

堅

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

夏戶雅翻

坦鍾

之曾孫也

申鍾見九十五卷晉成帝咸和九年

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

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

朝直遙翻

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

二兗南兗北兗也

三

五民丁倩使暫行

三五者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倩七政翻

符到十日裝

東

自符到之日以十日為裝未過此期即行

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

盱眙

緣江五郡南東海南蘭陵南琅邪南東莞晉陵也緣淮三郡臨淮淮陵下邳也盱眙音吁怡

又

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

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

此兗謂南兗州

富民家貲滿

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

馬申元吉引兵趨碣礮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

走

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置濟州于碣礮城趨七喻翻濟子禮翻考異曰宋畧云虜濟州刺史王淮敗走虜

走解王淮傳示列戎今從宋書

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

張淮之亦棄城走

樂安千乘博昌之地唐青州千乘縣此時樂安郡也

斌與沈慶

之留守碣礮使王玄謨進圍滑臺

考異曰宋畧九月庚申玄謨前軍次白

馬興虜宛州刺史歌得跋戰破之玄謀進攻滑臺今從宋書

雍州刺史隨王誕

雍於用翻

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

平

南史作魯方平參考水經作魯為是

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

起將兵出弘農

龐皮江翻將即亮翻

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

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

夏戶雅翻

誕許之

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

貲谷在盧氏縣南山之南盧氏縣漢

屬弘農郡晉分屬上洛郡唐屬號川

李明遂誘說士民

誘音酉說輸荷翻

應之者

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

熊耳山在盧氏故縣東

元景引兵

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

梁坦出上蔡向長社

考異曰鑠傳作到坦之今從宋畧

魏荊州刺史魯

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

軌魯宗之子

幢主王陽兒擊

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

軍有幢主隊主總一軍者謂之軍主僕蘭亦姓拓拔魏書官氏

志內入諸姓僕蘭氏改為僕氏幢傳江翻

僕蘭奔虎牢

虎牢魏豫州刺史治所也鑠又遣

安鑒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

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

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

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

國人謂同自北荒來之種人也著陽器翻

展至十

月吾無憂矣

展寬也

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

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庾子魏發州郡

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

貪懷好殺

懷弼力翻好呼到翻

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

箭燒之

杜佑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內薪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

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

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之

撤屋穴處

處昌呂翻

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

以千數

操千高翻

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

即就也言不能就其

長帥而用之使各為部隊而以其人分配私所愛暱者長知兩翻帥所類翻暱尼質翻

家付匹布

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

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

玄謨豈不知為車營可憑而戰哉蓋于時已有走心

矣

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闕內侯代人陸真夜與

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

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

部鞞

迷翻

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

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

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

鍾離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晉安帝分立鍾離郡屬南兗

州沈約志屬徐州水經曰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注云垣護之守石濟即此處先悉薦

翻舸古我翻字手又翻

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

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

事見一百

一十五卷晉安帝義熙五年六年

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

願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

使玄謨從護之計急攻而得滑臺魏兵隨至同無以善其

後也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

以鐵鎖三重斷河

船戶點翻重直
龍翻斷音短

以絕護之還路河水

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

斷音短

魏

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

舸古我翻

蕭斌遣沈慶之

將五千人救玄謨

將即亮翻

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

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

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

魏主小字佛狸

佛音弼

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

計也

將即亮翻

斌乃止斌欲固守碣磔慶之曰今青冀虛弱

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

東過謂越礪礪而過

東入青冀界清東謂清水以東也

礪礪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

朱修之事

見一百二十二卷八年復扶又翻下復召同

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

使疏吏翻

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

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

漢引

高帝之言

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

更經也歷

也音工衡翻

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

耳學謂雖未嘗目覽書傳能以耳聽人所講說者而學之

斌乃使王玄謨戍礪礪申

坦垣護之據清口

清水南通淮北通河此謂清水入河之口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

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戴延之所謂清口也

自帥諸軍還歷城

帥讀曰率下同

自此以上皆王玄謨攻滑臺事

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

封以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衆為鄉導

鄉讀曰嚮

柳元景自

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

百丈崖在溫谷南

法起等進攻弘農辛

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

戌龐法起進向潼關

自閏月以下皆柳元景攻關陝事

魏主命諸將分

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真趣馬頭

沈約曰馬頭郡故淮南當塗縣地晉安帝立馬頭郡因山形而名屬南豫州宋屬徐州將即亮翻趣七喻翻下

同 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

平趣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

考異曰宋略云戊子至鄒山今從

後魏書

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

宋魯郡時治鄒山

魏主見秦

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

秦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頌德

以太牢

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

留城

魏牧地形志沛郡蕭縣有蕭城彭城郡之留縣有留城

武陵王駿遣參軍馬

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

留城文恭為魏所敗

敗補賣翻

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趣苞橋

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為宋兵

大至爭渡苞水

水經注苞水亦曰豐水水上承大齊陂東逕已氏及平樂縣又東逕豐縣故城

南又東合黃水水上舊有梁謂之苞橋沛縣民燒苞橋魏兵溺死之地也又東逕沛縣故城南溺死者

殆半

自此以上魏主分遣諸將事也

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

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

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

陝失冉翻

魏洛州刺史張是連

提

考異曰宋畧作張是連蹉今從宋書

帥衆二萬度嶠救陝

自洛至陝有三嶠之

險帥讀
曰率

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

騎寄寄
翻下同

安都怒脫兜鍪解鎧

鎧音

唯著絳納兩當衫

著

畧翻前當心後當
背謂之兩當衫

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

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

去

呂翻瞋七人翻陳讀曰陣射
而亦翻中竹仲翻勝音升

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

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

千救安都等

一軍之將謂之軍
主副將謂之軍副

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

安都等陳於城西南

陳讀
曰陣

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

前

勅渠京翻

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

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

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

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

折而設翻

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

至日晨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

赴河墮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

是阻力翻將即亮翻墮七龍翻降下江翻

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屈

乃降何也

為于偽翻

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

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

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

先悉薦翻

盡釋而遣之皆稱萬

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

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蠶起及四山羌胡

皆來送款

關中之地四面阻山時羌胡皆依山而居自為聚落

上以王玄謨敗退

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

斷後

斷丁管翻

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

此以上柳元景

攻關陝事

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

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

即將

亮翻騎奇計翻

考異曰宋略及南平王鑠傳皆作尉

氏按康祖傳云去壽陽裁數十里然則非尉氏也今從

康祖及索虜傳作尉武今按沈約志秦郡有尉氏縣

秦郡治堂邑屬南兖州非南平王鑠所統其地又不

壽陽北數十里溫公之考覈精矣按北史

拓拔焄傳尉武亭名劉康祖戰死于此

康祖有衆八

千人軍副胡盛之

幢隊軍皆有主副

欲依山險間行取至

問古

取至謂取至壽陽也

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

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

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

兵萬餘人流血沒踝

踝胡无翻
足踝也

康祖身被十創

被皮義
翻創初

良翻

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

以騎負草燒軍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
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

考異曰康祖
傳云大戰一日

一夜又云虜死者
大半今從宋畧

南平王鐸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

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

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

三郎

將蓋主內三郎魏謂衛
士曰三郎將將即亮翻

羅漢夜斷三郎將首

斷丁
管翻抱鎖

亡奔盱眙

盱眙音吁怡

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

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

自此以上魏兵向壽陽事

魏兵在蕭城去彭

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

少詩沼翻下同

太尉江夏王義

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為歷城兵

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

直趨歷城

陳讀曰陣趨七喻翻

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

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奔鬱洲

東海郡贛榆縣東海中

地泰始三年於此僞立青州齊梁為青冀二州刺史治所卷讀曰捲鬱音聿

自海道還京師

義恭去意已判

判亦決也

惟二議彌日未決

沈慶之之議自彭城趨歷城猶

曰主於進何最之議則主於奔退耳

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

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

時沛郡治蕭城張暢以安北長史帶沛郡

太守高抗也贊助也言抗聲以助決其議也

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

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

扃古熒翻外閉之關也此言門守嚴固百姓無從得去

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

寡朝夕猶未窘罄

窘渠隕翻

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

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

汚鳥故翻

武陵王

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

義恭頓頭彭城為諸軍

節度故曰總統阿讀從安入聲

道民忝為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

奉朝廷

義恭於駿諸父也駿小字道民徐州刺史治彭城故曰城主復扶又翻

必與此城

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

彭城立甌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

戲馬臺在彭城城南其高十仞廣袤百步

項羽所築也

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

此上蕭城之敗也蒯苦怪

翻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

甘蔗說文所謂諸蔗也生於南方北

人嗜之蔗之夜翻

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索馳

韋昭曰索馳背肉似索而善負

物顏師古曰言能負橐而馱物故曰橐駝爾雅翼駝外國之奇畜背有兩封如鞍其足三節色蒼褐負物至千斤日三百里凡欲捧載必先屈足受之所載未盡其量終不起古語謂之橐佗橐囊也佗負荷也今云駱駝茲

素音之轉

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

駟橐駝及騾

騾盧戈翻驢父馬母堅耐健走

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

出見

暫與暫同

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駟

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

遲直利翻

侍也

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

悉詳盡也言恨不暫時得詳盡所懷

也

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

易允卦義辭曰

悅以先民忘其勞

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

種鹽胡豉

孝伯傳曰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日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未之六銖以酒

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亦鹽駁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豉是義翻說文曰配鹽幽未也胡豉胡人所造亦與菽同豆也復扶又翻種章勇翻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

行戶剛翻

不齋樂具孝伯問暢何為忽忽閉門絕橋暢曰二

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

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

左傳

晉楚將戰于城濮楚令尹子玉遣使謂晉曰請與君之士戲踐息演翻治直之翻

孝伯曰賓有

禮主則擇之

左傳魯大夫羽父語薛侯之言

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為

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

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小觀

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

諸佐謂佐吏也僮幹則給使令

者耳魏主此言猶知求為有人

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

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

使

復扶又翻下無復同

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

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

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
入穴諸將倒曳出之

鄒山多石穴土人謂穴為罅相率入保藏以避兵故孝伯云然魏

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
才但以之為前驅大軍未至河水向合玄謨因夜還軍
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
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
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

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

用兵有機不用

相語

語牛偁翻

孝伯曰魏主常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

步

瓜步山在秦郡尉氏縣界尉氏隋改為六合縣南北對境周曰今桃葉山即瓜步鎮之地帥讀曰率造七

翻到

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

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

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

先悉薦翻

虜

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

佛音弼

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

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

愛相去步武

舉足而行曰步足迹曰武

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

蕩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

兵交使在其間史言行人

善於辭令亦足以
增國威朝直遙翻

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

中西入搖動汧隴

汧苦堅翻

文德宗人楊高帥陰平平武羣

氏拒之

帥讀曰率

文德擊高斬之陰平平武悉平

陰平縣漢屬廣漢屬

國晉泰始中置陰平郡劉蜀分陰平置平廣縣晉太康元年更名平武陰平平武皆今龍州地也宋白曰陰平

今文州平武今龍州

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遣文德伐啖提氏

不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

啖徒覽翻又徒濫翻從才

用翻

丁未大赦

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

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

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

康纂嚴已未魏兵至淮上

考異曰魏本紀云丁卯至淮按宋畧已未虜至淮西宋

本紀乙丑胡崇之等敗今從之

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

即將

亮至盱眙魏主已過淮

盱眙音怡

質使兗從僕射胡崇之

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

兗而隴翻從才用翻曰序傳作臧澄之今從

考異

質傳作澄之

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

東山前浦皆在盱眙城左右東山在今盱

眙城東南東山之北則高家山高家山之東則陡山稍南則都梁山都梁山之東北則古盱眙城城臨過明河又東逕楊茅澗口又東逕富陵河口則君山

質營於城

南

考異曰宋畧云質屯盱眙城北今從宋書

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

營皆敗沒質按兵不敢救澄之燾之孫

賊燾高祖敬皇后之兄

熙

祚修之之兄子也

毛修之從高祖為將青泥之敗沒于赫連後入于魏

是夕質軍

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

重直用翻將即亮翻

初盱

眙太守沈璞到官

盱眙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復屬臨淮郡晉安帝分立盱眙

郡今為招信軍

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

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

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

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

夫音扶復扶又翻

若肉

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

薄伯各翻

奈何

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

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

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諸葛恪以二十萬敗於合肥

故曰用兵之計攻城最下

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

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

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

見賢通翻

地狹人多鮮不為患

鮮息

淺翻

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

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

蹂人九翻

踐蹙
演翻

正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

敢為諸君保之

為于
偽翻

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

今未有屠剝之苦眾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

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

一心者也

王弼曰同舟而濟則
胡越何患乎異心

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

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

豐實大喜眾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

齋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

人馬飢乏

抄初交翻

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

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

眙

守言以兵相守也將即亮翻下同

自帥大眾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

所備

為明年魏主還攻盱眙不克張本帥讀曰率

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

舍

壞音怪

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

而立

荷擔而立急則逆走荷可翻又如字擔丁濫翻

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

內盡戶發丁

凡人戶見丁無論多少盡發之

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

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

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

今太平州當塗

縣北三十里有采石山山下有采石磯暨陽今江陰軍選郎佐翻艦戶點翻亘古鄧翻

六七百里

太子劬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

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

處昌呂翻上

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

謂唯江徐

贊北伐之計羣臣之議多不同也少詩沼翻

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

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

又登幕府山

幕府山在今建康府城西二十五里晉元帝初度江丞相王導建幕府於其上宋白

曰元帝度江秣陵荒落以府第居縣北幕府山幕府之名自此南史幕府山在臨沂縣

觀望形勢

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

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

野葛有毒食之殺人

魏主鑿瓜步

山為蟠道於其上設氈屋

考異曰魏帝紀云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蓋

謂此也今從宋書

魏主不飲河南水以索馳負河北水自隨餉

上索馳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

異味

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朝直遙翻

魏主得黃甘即噉之

甘即今之柑噉

徒濫翻又

并大進鄴酒

荆州記曰長沙郡鄴縣有鄴湖周迴二里取湖水為酒酒極甘

美杜佑曰衡州衡陽縣漢鄴縣地蓋康曰鄴音零

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

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竒曰吾遠來至此非

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

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

好呼到翻妻七細翻復扶

翻又

竒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

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

謂江夏王義恭

武陵王駿在彭城南平王鑠在壽陽也

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

出坐班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班劍持劍為班列在

車前幾居希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

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

但求異耳言不持異議也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史言劭於此時已有弑逆

之魏亦竟不成婚考異曰魏帝紀云甲申義隆使獻

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

侯野報之詔皇孫為書致馬通問此皆魏史夸辭今從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六

詳校官修撰_臣錢 榮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葉 蘭

謄錄監生_臣汪兆鼎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宋紀八

起重光單開盡至
默執徐庖二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上

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

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弘

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

北兵欲退慮南兵之追截故
舉火以示威尹弘習知北人

軍情因言于上自晉氏失馭劉石以來始有六夷之名率所律翻

丁亥魏掠居民焚廬

舍而去胡誕世之反也

見上卷二十四年

江夏王義恭等奏彭

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

夏戶雅翻數所角翻不逞之族謂廢故之家不得逞忘于時者也

請徙義康廣州上將

徙義康先遣使語之

使疏吏翻語牛倨翻

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

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

復扶又翻屢力

往翻又如字

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恐懼

忪許拱翻

上慮不

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

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為之所

武陵王駿時在彭城
蓋馳密啓言之也

上乃

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

不許自殺

佛教謂自殺者
不復得人身

願隨宜處分

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使者

以被擒殺之

江夏王義恭以碣磔不可守召王玄謨

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碣磔

敗蒲賣翻去年蕭斌
使王玄謨戍碣磔

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

守手又翻敵未至而先燒故
曰逆乘謂車也音繩證翻

盡帥其民渡江

帥讀
曰率

山陽

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

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

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山陽郡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

名郡今楚州即其地盱眙音吁怡

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

須待

也

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

封漈便與之

漈跡鳩翻便毗連翻

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

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

今盱眙縣北七里有長圍

山岡經云臧質守盱眙魏太武于都梁山築長城造浮橋絕水路即此塹七

艷翻魏主遺質書

曰

遺于李翻

吾今所遣關兵盡非我國人

國人謂與拓拔氏同出北荒之子孫

也凡九十九姓

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

可滅常山趙郡賊

丁零自翟真叛慕容皆投常山趙郡界阻山而居故云然胡死滅

并州賊

自後漢納南匈奴分并州界其地率皆雜處胡漢西河離石以西則皆獠胡據之為寇氏

羌死滅關中賊

自苻姚據關中其種類蕃滋雖有國已滅而其種實繁

卿若殺之

無所不利

言於魏國無所不利

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

省示省來書所

示也悉詳也盡也省悉景翻

爾自恃四足屢犯邊

恃四足謂負戎馬足也

王玄

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

按王玄謨自滑臺敗退蕭斌使申坦據清口戴延之所謂清口

在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以水經注考之其地不在滑臺之西此當謂梁坦出上蔡之師至虎牢潰散耳爾

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謡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

以二軍開飲河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

謂冥冥之中大期將

至天使之然非由人事為之也復扶又翻下容復同

寡人受命相滅

古者諸侯自稱曰寡人質

任自稱寡人

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

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

白登山桑乾川皆在平城左右質言本期直指白登師行至淮

而逢魏兵要當勦滅不容令魏主生歸饗有桑乾之地也此嫚書也兩陣相向惡聲至必反之毋庸以此為據

也乾音干

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

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壑

之粉之

細切鹽菜謂之齏研碎米麥謂之粉齏醃西翻

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

本朝

朝直
遙翻

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

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

語
牛

倨翻
爾語同

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劍刃欲令我揮之爾身邪

魏主大怒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鐃

鐃士衫翻又士
戡翻刺也錐也

曰破

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

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

以魏主書言其兵間死正滅
國中賊也因而搗之術莫近

乎此矣魏主得質此書
豈不悔前所與質書乎

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

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

中原之民本稟漢晉正
朔故謂之正朔之民

并寫臺

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

臺格
宋臺

所立賞格也
佛讀如弼

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羈絙

羈格
戾翻

絙古恒翻
太索也

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

出截其鉤獲之

絕馳偽翻桶他
董翻箍木為之

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

土堅密每至

句絕謂衝車
至著城身也

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

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

復扶
又翻

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

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

康遣水軍自海入淮

水軍自建康下江自江
出海轉料角則入淮

又勅彭城

斷其歸路

斷丁管翻

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

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

楫示若欲北渡者

示若欲自盱眙渡淮而北以追截其後者

以速其走計不

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

露板者書獲捷之狀露板上聞

使天下悉知之也上時掌翻

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

已嘉璞之功又

益嘉其讓

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

夏戶雅翻或告

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

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

使蹕吏翻

上勅

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

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

天祚為魏所禽見上卷二十六年

魏人凡破南充徐兗豫青冀六州

破殘

六州之生聚耳六州城守未嘗失也

殺傷不可勝計

勝音升

丁壯者即加斬

截嬰兒貫于槊上

槊色角翻

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

餘春燕歸巢於林木

室廬焚蕩燕無所歸故巢林木

魏之士馬死傷亦

過半國人皆充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

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趲趲莫敢自決

將即亮翻師所類翻趲取私翻

起七余翻起
起不進也

又江南白丁輕易進退

易以此其所以敗

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史言亟用兵之禍

癸酉詔賑

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

賑津忍翻蠲工
玄翻調徒釣翻

甲戌降太

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驃匹妙翻
騎奇寄翻

戊寅魏

主濟河

自丙辰野貽退師
一十三日始濟河

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

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初魏中書學生

盧度世玄之子也

魏神麋四年徵盧玄

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

羅家

崔浩事見上卷二十七年高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晉分屬高陽郡

吏囚羅子

掠治之

掠音亮

羅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

論語載孔子之言

雖

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焚其體

焚如

終不言而

死及魏主臨江上遣殿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

自晉以來有殿

中將軍殿上將軍當是宋所置使疏吏翻

魏主問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

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

亡籍沒者

凡度世之族逃亡而籍沒其家者並赦之

度世自出魏主以為中

書侍郎

鄉里索虜以為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

光世姊夫為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焘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與浩

應接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族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為振武將軍與魏事不同今從魏書

度世為其弟娶鄭羅妹以報德偽為子三月乙酉帝還宮

己亥魏主還平城魏主戊寅濟河行飲至告廟左傳凡

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又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預注曰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近畿謂還平城

所獲也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語牛食盡且去須麥

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堡聚所芟

街翻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白氏六帖曰州主簿郡督郵並今錄事參軍余按晉

瑯邪王睿都督揚州以陳顗為錄事參軍當時自別有
州主簿督郵之吏亦猶存古而錄事之職掌正違失蒞
印符虜不能復來復扶又翻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

立百姓閉在內城飢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

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

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坐祖卧翻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

有可尋

尋釋理也用也左傳將尋師焉又曰日尋干戈杜預注皆云尋用也

鎮軍府典籤

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

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

板手板僚佐于府公之前斂板白事

崇敬也

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

錄事參軍掌糾彈故云然彈徒丹翻

駿曰王

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

繫於此子夏親為州端

州別駕居羣僚之右故曰州端

曾無同異及聞

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

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奔魏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魯宗

之自襄陽奔秦十三年秦亡奔魏

其子軌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

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父

劉康祖父虔之徐湛之父

達之義熙十一年為魯軌所殺

故不敢來軌卒子興襲父官爵興少有

武幹

少詩
照翻

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既而兄弟各有罪魏

主詰責之

真麤中使酒多過失秀以檢校鄴人謀反
事因病還遲並為魏主所詰責詰去吉翻 爽

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

兵來常恐禍及墳墓

真祖父皆
葬長社

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

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

千餘家奉汝南

自長社至汝南不及
三百里帥請曰率

夏四月爽遣秀詣

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

鑠式灼翻
降戶江翻

上聞之大喜

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

沈約曰司州刺史漢之司隸
校尉也晉江左以來淪沒戎

寇雖永和大元王化斃及及大和隆安還復湮陷武帝
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
弘農實土三郡少帝景平初司州復沒元嘉末僑立
治汝南是後遂治義陽領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郡

為潁川太守

考異曰宋畧云滎陽郡太守今從宋書
子謂帝蓋以秀兄弟自潁川來降遂因以

潁川太守授秀

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

湛之以為廟筭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

田里不許

屏必
郢翻

青州民司馬順則自稱晉室近屬聚

衆號齊王梁鄒戍主崔勲之詣州五月乙酉順則乘虛

襲梁鄒城

梁鄒縣漢屬濟南郡晉省宋置梁鄒戍為平
原太守治所水經注濟水自管縣東過梁鄒

縣北又東北過臨濟縣南參而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

年亦聚衆號安定王以應之 壬寅魏大赦 己巳以

江夏王義恭領南兗州刺史徙鎮盱眙增督十二州諸

軍事 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為尚書令太子詹

事徐湛之為僕射護軍將軍

晉志曰自魏晉迄于江左僕射置二則分左右或不

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今湛之蓋以尚書僕射領護軍

將軍也尚之以湛之國戚 湛之帝之甥會稽公主之子 任遇隆重每事

推之詔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為令而朝事悉

歸湛之

朝直
遙翻

六月壬戌魏改元正平 魏主命太子

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凡

三百九十一條

魏太子晃監國

監工
衙翻

頗信任左右又

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

覆敷
又翻

王

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

私田畜養鷄犬

高許
六翻

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

廛市中
空地一

曰居也說文曰廛一畝半一家之居也孔穎達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于中直稅其所舍之處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按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注云廛里邑

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城也。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詩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云：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揚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詩傳同。夫田之廛與市廛之廛，其義不同，各有攸常也。 誨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

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

寸之利乎？昔號之將亡，神賜之土田。

注見前

漢靈帝私立

府藏

事見五千七卷光
和元年藏祖浪翻

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

畏也。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

史記周紀：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

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王于況翻。

殷紂愛飛廉惡來，所

以喪其國

飛廉多力惡來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喪息浪翻

今

東宮雋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

少詩沼翻

朝直

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

去羗呂翻近其靳翻

所在田園

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

收謂收藏其物散謂散與貧民一曰以時收散

者言獲斂之時民力可以償稱通負則收之停滯居物至民所欲得之時則散之

如此則休聲

日至訪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

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

惡烏路翻

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

任平城

侍郎即給事黃門侍郎仇尼複姓出於徒河任音壬

有寵於太子頗用事

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

斬道盛等於都街

都街即都市

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

辰太子以憂卒

考異曰宋索虜傳云熹至汝南瓜步晁私遣取諸營鹵獲甚衆熹歸聞知大

加搜檢晁懼謀殺熹熹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晁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羣以鉄籠尋殺之蕭子顯齊書亦云晁謀殺佛狸見殺宋畧曰熹既南侵晁淫于內謀欲殺熹熹知之歸而詐死召晁迎喪晁至執之羣以鉄籠捶之三

此皆江南傳聞之誤今從後魏書

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

無臯甚悔之

為後宗愛弑帝張本

秋七月丁亥魏主如陰山

青冀二州刺史蕭斌遣振武將軍劉武之等擊司馬順

則司馬百年皆斬之

斌音彬

癸亥梁鄒平

蕭斌王玄謨

皆坐退敗免官上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

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

將即亮翻

自歸而死將至逃

散故止之

慶之諫斬玄謨事見上卷上年

九月癸巳魏主還平城冬

十月庚申復如陰山

復扶又翻

上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將

軍郎法祐來修好

好呼到翻

己巳魏上黨靖王長孫道生

卒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王

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

觀此則魏世祖時立孫之意定矣

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徙秦王翰為

東平王燕王譚為臨淮王楚王建為廣陽王吳王余為

南安王

翰等皆魏主子以國王徙封郡王當考

帝使沈慶之徙彭城流民

數千家于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數千家

於姑孰

彭城江西流民皆避魏寇而南者

帝以吏部郎王僧綽為侍

中僧綽曇首之子也

曇首輔政于元嘉之初曇徒含翻

幼有大成之度

眾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

好呼到翻思相吏翻思理猶言思致也

練

悉朝典

朝直遙翻下同

尚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諳悉人物

舉拔咸得其分

諳烏含翻分扶問翻言能隨其分量而授任也

及為侍中年二

十九沈深有局度

有局則能處事有度則能容物沈持林翻

不才能高人

帝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少

少詩照翻

欲大相付託朝政大

小皆與參焉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

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

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

何瑀之恐當作何尚之

唐和入

朝于魏魏主厚禮之

唐和鎮馬耆有撫安西域之功故厚禮之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謀

叛州軍討誅之

州軍定州之軍也

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

坐與叛者通謀賜死

沮子余翻

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

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弑帝

年四十五諡曰太武皇帝考異曰宋

書作庚申今從魏書

尚書左僕射蘭延

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烏洛蘭氏改為蘭氏

侍

中和足薛提等祕不發喪足以皇孫濬冲幼欲立長君

正五下翻長知兩翻

徵秦王翰置之祕室

祕室祕密之室

提以濬嫡皇孫

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

素惡秦王翰

惡鳥路翻

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

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

赫連皇后夏主勃勃之女也

延等

以愛素賤不以為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

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

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馬

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

史言

亂魏

庚午立皇子休仁為建安王三月辛卯魏葬太

武皇帝于金陵

葬雲中金陵

廟號世祖上聞魏世祖殂更

謀北伐魯夷等復勸之

又復扶翻

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

何偃以為淮泗數州

淮泗數州謂青冀徐兗司豫也

瘡痍未復不宜輕

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虐虜窮凶

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

符驃騎司空二府

時江夏王義恭降號驃騎將軍鎮盱眙南譙王義宣鎮江陵進位司空驃

匹妙翻騎奇計翻

各部分所統

分扶問翻

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

勞酬獎于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

向碣磔魯夷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

據魯

真傳天祚去年助成彭城為魏所獲勸與弟秀南
歸是年遂與真秀俱來奔故並用之將即亮翻 雍州

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

帥請曰率考異曰索虜徐爰張永傳並云王玄謨亦北

伐玄謨傳中不曾行蓋脫誤魏紀載六月劉義隆將檀和之寇濟州梁坦及魯安生軍于京索龐萌薛安都寇恒農都不言蕭思話等而宋紀亦無此數人者至七月云韓元興討之和之退梁坦安生亦走不言思話之歸亦畧有臧質遣柳元景徇蒲阪元景傳亦有之今從宋書宋畧 今按考異所謂索虜徐爰張永傳亦宋書也

永茂度之子也

張裕字茂度避武帝諱以字行

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

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飢

書曰黎民阻飢孔安國注曰阻難也

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

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

帥所類翻

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

據其關要

自中山至代有創馬關飛狐關

冀州以北民人尚豐蕪麥已

向熟因資為易

謂因敵取資於事為易易弋歧翻

嚮義之徒必應響赴

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

遣將領之

將即亮翻

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

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

拒太行北塞軍都

欲因山險置兵以苞舉相定幽冀之地行戶剛翻塞息則翻

因事

指揮隨宜加授

加授謂仕於魏有官者加其官未有官而能聚眾以應宋師者先授之以官

畏威欣寵人百其懷

言其懷恩百倍於常時也

若能成功清壹可待

謂河南北肅清混壹之功可待也

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

聽勅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

劉興祖之言上策也上策非命世之英不可行

上又使負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礪礪衙中旨

授諸將方畧臨時宣示

散悉重翻騎奇計翻

尚書令何尚之以

老請致仕退居方山

方山在建康東北有方山埭截淮立埭于山南曰方山者山形方如

印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者數四六

月戊申朔尚之復起視事

復扶又翻

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

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之

有迹無名如晨門荷蕢荷蓀野王二

老漢陰丈人之類

秋七月張永等至礪礪引兵圍之

考異曰宋畧七

月壬辰永師及礪礪下又有乙酉壬辰按長曆此月丁丑朔四日庚辰六日壬午十六日壬辰疑永以庚辰壬午至礪礪非壬辰也

壬辰徙汝陰王渾為武昌王淮陽王或為

湘東王

或於六翻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

考異曰太子劬傳云濬母卒

使潘淑妃養之濬傳及宋九王傳皆云濬實潘子南史亦云淑妃養為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今從濬本傳

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

袁皇后諡曰元后殂於十

七年志
於避翻

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劬深惡淑妃及濬惡鳥

翻故

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劬更與之善吳興王

嚴道育

嚴道育女丑也其夫為劫坐沒入奚官

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

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

有符賜主主夜卧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

笥相吏翻竹器也篋也圓

曰篋方曰笥

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劬濬皆信惑之劬濬

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

數所角翻詰去吉翻聞音問

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

為于偽翻上時掌翻必

不泄露劬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劬補天與為隊主東陽主卒

卒子恤翻鸚

鵡應出嫁劬濬恐語泄

慮巫蠱之語泄也

濬府佐吳興沈懷遠

素為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劬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劬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

據此

則弑逆之謀濬實啓之劬在都濬在京口故以書往來詳察書意則劬濬逆謀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

者漸矣此書乃贊夾其逆謀非啓之也

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為彼

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佞人

夏戶雅翻

鸚鵡先與天

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

正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

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

書數百紙皆呪咀巫蠱之言

呪職救翻咀莊助翻

又得所埋玉人

命有司窮治其事

治直之翻

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

揚州出鎮京口

十八年濬為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史逸其事始先息薦翻

及廬陵王

紹以疾解揚州

紹帝第五子出繼廣陵王義真後

意謂已必復得之既

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

濬求代義宣鎮江陵

然義宣未及離江陵濬自京口至都則弑逆之禍發矣復扶又翻下同樂音洛

上許之濬入朝

朝直

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

上惋歎彌日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悅鳥貫翻驚悅也

謂潘淑妃曰太子圖

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

濬小字虎頭

非復思慮所及汝

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

言一日無帝則淑妃及濬將為劬所殺也

遣中使切

責劬濬

使疏吏翻

劬濬惶懼無辭惟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

未忍罪也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文帝之謂也

諸軍攻礪礪治三攻道

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

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

自帝經畧河南到彥之出師四鎮皆敝戍北去王玄謨

之出師礪礪望風而下滑臺則堅壁矣今之出師礪礪亦固守以抗張永等魏人固習知宋人之情態以為無能為也治直之

翻濟子禮翻

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

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

復扶又翻

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

將即亮翻

士卒驚擾魏人

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

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

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真至長社魏成主禿髡幡棄城

走

禿髡恐當作禿髮魯與父子兄弟先居長社以南兵來聲勢既盛禿髮幡恐其有內應故不能守而走

臧質頓兵近郊

謂頓兵襄陽之近郊也杜子春周禮注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

不

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

臧質以冠軍將軍鎮襄陽以柳元景為司馬冠

古玩翻下同

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進據洪關

水經注洛水自上洛

縣東北于拒城之西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門水又北歷陽華之山又東北厓峽謂之鴻關水水東

有城即關亭也水西有堡謂之鴻關堡帥讀曰率

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

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

子也

蕭道成始見於此蕭承之有復漢中之功見一百二十二卷元嘉十年將即亮翻

魏冠軍

將軍封禮自涇津南渡赴弘農

水經注門水自鴻關東北流又北逕弘農縣故

城東故城即故函谷關也其水側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于此有涇津之名涇音豆

九月司空高

平公兒烏于屯潼關

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兒氏為兒氏

平南將軍黎

公遼屯河內

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寅

立

樹洛干卒于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始居伏羅川

居伏羅川猶未敢遠離白蘭之險也

遣

使來請命亦請命于魏丁亥以拾寅為安西將軍西秦

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為鎮西大將軍沙州

刺史西平王 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拔僕蘭戰

于大索破之

杜預曰成臯東有大索城京相璠曰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索氏兄弟居之故

有大小之號括地志曰滎陽即大索城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進攻虎牢聞礪礪敗

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

還趣仇池

趣七喻翻

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

鎮歷城

更工衡翻

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

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

自共當之耳

言諸將皆不可任也

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

便示

永坦以激厲之

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

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

亦憤憤之辭也

義恭尋奏免思話

官從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

余以少子為宗愛所立非

次也謚法不顯尸國曰隱

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

竭

藏祖浪翻

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

好呼到翻

宗愛為

宰相錄三省

魏蓋以尚書侍中中秘書為三省亦猶今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也

總宿

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

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

魏書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

牢無常月又於白登山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

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白登

在平城東故曰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余而祕之

余立纔二百二

十餘日惟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

羽林郎自漢以來有之漢羽林郎秩比三

百石郎中可以繫推矣魏以劉尼為羽林郎中與尼勸

殿中尚書俱典兵宿衛則其位任蓋重於漢朝也

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

事乎

景穆太子之死魏正平元年也正平元年即上年

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

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

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

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

後扶人翻

今又不立皇

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侯之子也

史言陸侯父子皆有智畧忠于後魏

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

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

魏都平城有鹿苑

麗抱皇孫於馬

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

弑南安王大逆不道

呼火故翻劉尼僅以弑南安王為宗愛罪不能正其弑世祖之罪也

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

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

帝諱濬太武皇帝之

嫡孫景穆太子之長子也

登永安殿

北史魏太武帝始光二年改東宮為

萬壽宮起永安樂二殿

大赦改元興安

考異曰宗索虜傳熹以鳥赤旻有武畧用以為太

子會熹死使嬖人宗愛立可博真為後宗愛博真恐為
弈旻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真懦弱不為國
人所附見子濬字烏雷直勤素為熹所愛燕王謂國人
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直勤嫡孫應立耳乃殺博真及宗
愛而立濬為主號年正平與後魏書不
同又云在二十八年皆宋書之誤也

殺愛周皆具五

刑夷三族

西陽五水羣蠻反

水經注 蕲水出江夏蕲
春縣北山水首受希水

枝津西南流歷蕲山出蠻中故以此水為五水蠻五水
謂巴水蕲水希水亦亭水西歸水蠻左憑阻山川世為

抄暴宋沈慶之於西陽
上下誅討即五水蠻也
自淮汝至於江沔被其患

史南

曰蠻所在深阻種落熾盛北接淮汝南極江
漢地方數千里河迹遠翻被皮義翻下同
詔太尉中

兵叅軍沈慶之督江豫荆雍四州兵討之

為沈慶之以討蠻之兵輔

武陵王駿起義張本非於用翻

魏以驃騎大將軍拓拔壽樂為太宰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壽樂拓拔悉鹿之後驃匹妙翻騎奇計翻樂音洛長

孫渴侯為尚書令加儀同三司

賞定策之功也

十一月壽樂渴

侯坐爭權並賜死
癸未魏廣陽簡王建臨淮宣王譚

皆卒
甲申魏主母閭氏卒

按北史魏主母姓郁久閭氏河東王毗之妹也

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古弼為司徒張黎為太尉及高

宗立弼黎議不合旨黜為外都大官坐有怨言且家人

告其為巫蠱皆被誅

古弼張黎魏世祖之所親任者也宗愛弑逆不能聲其罪而誅之南

安之立首居公位雖不為巫蠱罪固不容於死矣被皮義反

壬寅廬陵昭王紹卒

魏追尊景穆太子為景穆皇帝皇妣閭氏為恭皇后

尊乳母常氏為保太后隴西屠各王景文叛魏

屠各直於翻

署置王侯魏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外都大官于洛拔

督四州之衆討平之

四州謂秦雍河涼

徙其黨三千餘家於趙

魏

此言戰國時趙魏大界

十二月戊申魏葬恭皇后于金陵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

魏禁佛見一百二十四卷二十三年

民間往往有

私習者及高宗即位羣臣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衆

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家

捨俗為僧

謂之出家

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鄉所毀佛圖率皆

修復

佛圖即浮屠或白佛圖即佛寺

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

為于偽翻下髮剃髮也亦謂之祝髮

以師賢為道人統

道人統猶宋之都僧錄北人謂之僧

總攝魏書沙門師賢本屬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州涼平起代罷佛法時師賢假為鑿術還俗而守道不

改於修復日即反沙門為道人統和
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

丁巳魏以樂陵

王周怵為太尉

怵女九翻

南部尚書陸麗為司徒鎮西將軍

杜元寶為司空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膺之寄朝臣無出

其右者

朝直遙翻下同

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之正統

世嫡

皇孫故曰正統

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怙天之功

怙義與同貪也

以干大賞再三不受魏主不許麗曰臣父奉

事先朝忠勤著效

陸侯事世祖威行北鎮功著關中

今年逼桑榆

桑榆晚景

也

願以臣爵授之帝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使卿父子

為二王邪戊午進其父建業公侯爵為東平王

曰考異魏紀

曰戊申按上有丁巳下有癸亥不當中有戊申蓋戊午字誤耳

又命麗妻為妃復其子

孫

後方目翻

麗力辭不受帝益嘉之以東安公劉尼為尚書

僕射西平公源賀為征北將軍並進爵為王帝班賜羣

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辭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

虛也

謂魏南有宋北有柔然不可一日弛備府庫所以供軍國之用不可虛於賞賜

固與之乃

取戎馬一匹

示欲宣力於邊垂

高宗之立也高允預其謀陸麗

等皆受重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

高允不言功其後位遇隆厚天宣書

其報也

甲子周怛坐事賜死時魏法深峻源賀奏謀反之

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者宜免死沒官從之江

夏王義恭還朝

自野昭還也夏戶雅翻朝直遙翻

辛未以義恭為大將

軍南徐州刺史

欲以代始興王濬也

錄尚書如故

初魏入中原

晉孝武帝太元二年

克中山始得中原

用景初歷

景初歷楊偉所

造曹魏明帝景初元年行之

世祖克沮渠氏

見二百二十三卷十六年沮子余翻

得趙

敗玄始歷

徧考字書無敗字以徧傍從匪從文離而合之於上下讀如斐字

時人以為

密是歲始行之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六